

我能在任何地方有尊严地生活？

从迁徙自由到生活自由：稀缺、社会阶级、象征性约束与控制论式的丰裕。

无论此地还是异乡，体面生活的首要条件。

一篇关于历史与理解人类关系的论文。

H.G.H. 与人工智能 · 2026 年 10 月

最初的问题

“我能在任何地方有尊严地生活吗？”

一个简短的问题，一段漫长的历史

迁徙自由不仅仅是没有锁链、护照、障碍或者通行费。只有当一个人能够选择自己的居所，毫无屈辱地安顿下来，并拥有维持有尊严生活所需的条件时，这种自由才算充分存在。“有尊严”不是服从某套体面规范，而是一种不能通过屈从来购买的尊严。

本文以这个问题为起点，首先尝试理解支配关系如何形成和再生产，而不是急于把它们归纳成一张条件清单。我们把狩猎采集社会、定居生活、迁徙禁令、规训身体的服饰以及控制论式生产秩序放在一起考察，同时讨论其矛盾、反例和类比的限度。

中心命题很简单：一个社会可以物质丰裕而充满支配，也可以贫穷而相对平等；可以流动却受囚禁，也可以定居却自由。理解阶级分化，必须研究生存条件怎样成为或者不再成为某些人命令另一些人的手段。

指导性论题

拒绝的自由具有首要地位：能够对支配说“不”，却不失去有尊严地生活的手段。只有让这种拒绝真正可行，丰裕与流动才能带来解放。

方法：不仅确定事实，更要理解事实所揭示的人际关系。象征性类比是解释的线索，并非证明最初发明者意图的证据。

引言——确立事实不等于理解

了解事实和理解人是两种不同的活动。

“我们不仅要确立事实，还要理解。”确立意味着查明发生过什么，材料能够证实什么，还有哪些不确定之处。理解则提出别的问题：为什么约束会显得光荣？为什么有人会接受离开之前必须得到许可？一个原本保护人的机构又如何变成阻止其离开的权力？

我们可以证实缠足、工人手册、通行证和食物分享曾经存在。但是这些事实本身无法说明生活在受限身体之中意味着什么，离职可能失去生计带来怎样的恐惧，或者不受羞辱地接受帮助是什么体验。研究应当使这些生活经验及其社会关系的矛盾可以被理解。

象征不是起源

把领带理解为牵绳，把领结理解为部分自由，把高跟鞋理解为受阻的步伐，不等于宣称设计者怀有这种意图。物品的起源属于历史事实；隐喻则提出人与人的问题：谁引导，谁跟随，谁能够拒绝以后仍然体面生活？词源不能推翻隐喻，动人的形象也不能证明古人的意图。

控制、占有与依赖的分析框架能够揭示机制，却不能取代当事人的言说和经历。理解还必须容许相互分歧的解释。

方法论区别

确立事实检验我们对现实的把握；理解探究使事实具有意义的关系及矛盾。两者互相滋养，但不能混为一谈。

人工智能能够比较资料并提出解释，却不具备被研究者的亲身生活经验。因此，任何分类都不能代替倾听当事人和修订假设。

目录

1. 丰裕不是一个数量
2. 使稀缺也能分享
3. 定居不等于成为囚徒
4. 从控制物到控制人
5. 当服饰规定身体的移动
6. 控制道路，留住劳动者
7. 允旅行，却不允生活
8. 四自由，一尊
9. 不剥夺人的团结
10. 自由成为基础设施
11. 机器能生；能生活？
12. 激情：最后的占有域
13. 无阶级社会的条件
14. 在危机中检验模型

阅读提示：编号文献用于记录事实和学术争论。图示是思考工具，不能单独证明历史意义。

第一部分——丰裕不能解释阶级

稀缺、流动、储存与最初的分岔

第一章——丰裕不是一个数量

为什么匮乏不能解释一切，为什么富裕社会仍可能使人受制。

最常见的叙述把贫困当作早期人类的正常状态：饥饿似乎使服从命令不可避免，而丰裕才让自由成为可能。然而，悠久的人类学研究传统使这种单线进程变得复杂。马歇尔·萨林斯提出“原初富裕社会”的概念：丰裕并非无限生产，而是需求与社会上可获得资源之间相对有利的关系[1]。

这一论断存在争议：某些调查所报告的较少觅食时间并不涵盖全部劳动，不会消除饥荒和照护劳动，也不能代表所有狩猎采集者。不过，一项理论洞见依然成立：丰裕具有关系性，不能被简化为囤积物品的数量。

生活在艰难环境中的社会可以保持较高程度的物质平等，而资源生产力很高的社会反而可能建立贡赋、世袭等级与奴隶制。对北美太平洋沿岸 89 个狩猎采集社会的比较研究，将制度化不平等与某些水产资源的集中、以及控制这些资源入口的能力联系起来[5]。

问题不是“拥有多少”，而是“谁能够取得必需品，又须付出什么代价”。除了清点储备，还要理解向有权羞辱、排斥或强制他人的人索取食物意味着什么。当食物、工具与接纳机会比较容易获得时，人可以拒绝向财富持有者屈服。当少数人垄断唯一可用的资源时，即使产量丰富也可能伴随依赖。稀缺既可能来自生态环境，也可能由垄断、禁令和价格人为制造。

同一种可用资源的两条道路

资源可用 → 共同获得且能够可持续地退出 → 阻碍阶级形成。

资源可用 → 垄断且不允许退出 → 形成阶级的可能。

指导性问题：丰裕不会自动消除阶级；只有取得资源不以服从为条件，它才使人自由。

第二章——即使稀缺也能分享

流动和分享能够保护自主，而不意味着生活困难已经消失。

詹姆斯·伍德本研究了一些“即时回报”型狩猎采集群体，其分享方式、相对自主以及更换社会组合的能力限制了持久权力的建立[2]。哈扎人和朱/霍安西人的某些群体曾从这一角度受到研究。不可将其平等理想化：性别或年龄不平等、冲突、灾祸与匮乏依然存在。

狩猎或采集的不确定性能够推动互惠。今天收获充足的人明天可能一无所有。分享降低共同的脆弱性，有时阻止个人成就转化为政治特权。决定性因素不是人人天生善良，而是其他人能否提出要求、批评、离开、拒绝权威或者重新建立联盟。

克里斯托弗·博姆指出，平等可以表群人对权力的抵抗：在的受支配者合起阻止首成主人[3]。因此，平等并不总是社会的天真状态，也可能是对囤积和专断不利的一种力量关系。

同一种力量

如果能够加入另一个营地并在那里生活，服从就不再是唯一出路。这既不保证必然被接纳，也不保证绝对平等，却能限制当地领袖的野心。走动与有能力离开并不相同：只有在断开旧关系以后能够在别处建立可生活的新关系，迁移才有解放意义。

稀缺环境中的平等社会反驳了这样一种历史必然论：只有普遍富裕以后，人们才能分享。它们也表明，不能仅仅期待技术自动产生自主性。

第三章——定居不等于成为囚徒

为什么长期居住、储备与农业并不能证明阶级存在。

考古学不支持把定居当作人类第一座监狱的简单因果关系。纳图夫文化遗址显示，驯化农业出现之前就有长期或半长期聚落。但是，遗址不会直接告诉我们居民能否自由离开，也不能证明绝对平等。

在安纳托利亚的新石器时代恰塔霍裕克遗址，凯瑟琳·特威斯等人 2024 年的研究认为，尽管有住宅、农业和长期定居，也没有发现持续且制度化的经济或社会不平等的证据[4]。家庭之间虽有差异，却没有简单的资源集中轨迹。因此，定居社会未必存在可以明确识别的剥削阶级。

同样，不能把所有储备都当成暴政的种子。储存可以帮助度过冬季、养育儿童、促进合作。只有一部分人垄断分配，把生存资源变成服从的交换条件，储备才成为阶级统治的工具。

占有的门槛

阶级形成更适合被理解作为一种转换：某群体的技术、军事或物质优势不再只是一项职能，而变成长期命令他人的权利。流动可能延缓这种转换，却不一定完全阻止它。历史上的流动牧民社会也曾出现贵族、俘虏与从属关系。

詹姆斯·斯科特强调了早期农业国家用于统计、征收和留住生产者的机制[13]。这一综合研究富有启发性，但若干概括仍有争论；它不能证明所有国家或定居形式拥有同样的起源。

指导性问题：受囚禁并不是长期居住在一处，而是你的离去、停留和生活资料由别人决定。

第二部分——剥夺的路径

身体、符号、许可与边界

第四章——从控制物到控制人

关系的核心：控制、占有、依赖和再生产。

熟的夫、受尊敬的者或者管理可能有特殊能力。不不成社。某群能够把对资源和生存条件的控制转化为对他人活动的特权性攫取，维持其依赖，并再生产自己的位置时，阶级关系才出现。

本文区分四个分析维度：对生命攸关决策的不对称控制；对资源或能力的不对称占有；使拒绝变得困难的依赖；通过机构、家庭或技术组织再生产这些关系。四者相互关联，但没有任何一项能够取代其余三项。

阶级关系的四个不变量

C——控制；A——占有；D——依；R——再生产。

这些功能到处存在；它们长期的不对称性是阶级的特征。

用于维护桥梁的通行费未必构成阶级关系。但如果独占道路的人能够不受质疑地为私利征税，它就可能成为阶级关系。医院需要专业能力的等级差异，却不意味着有权剥削患者或医护人员。

阶级关系发生在人与人之间：工具、桥梁、土地、平台或者数据文件只是媒介。只有在社会上控制他人取得生存资料的途径，才能占有他人的生活手段。

支配的三种操作

除占有之外，历史还出现阻止：阻止人离开、拒绝、留下、联合或者发言。还有再生产：让征收和限制的能力持续存在，有时以传统、保护或技术必要性为名。受支配者的反抗内在于这种关系，可能遭分化、镇压、谈判，也可能转化为新的保障。

第五章——当服饰规定身体的移动

缠足、高跟鞋、领带与领结：介于约束与隐喻之间。

中国历史上的缠足展示了强烈的身体约束。它永久改变脚的形态，可能使某些移动更加痛苦，并与婚姻规范和女性气质理想联系在一起。但“所有缠足女性都被关在家里”的看法与劳蕾尔·博森和希尔·盖茨的调查不符：许多农村女孩和女生 [6,7]。

身体的改变能够限制某些行动能力，同时又与持续的生产劳动并存。劳动的物质组织与象征规范彼此强化，却不能相互等同。

西方高跟鞋改变步态，但不能与缠足等同。它在主要与女性关联以前，曾是男性贵族身份的标志[8]。在凡尔赛，路易十四通、和恩的等待把一部分族留在廷。社地位提高的志伴着政治上的不自由：贵族可以离开，却可能失去国王身边的位置。高跟鞋并非这种束缚的原因，而是使其看起来体面的象征世界的一部分。

三种物品，三种关于移动的理解

高跟鞋／步态；领带／方向；领结／纽带。

领带作为牵绳：理解一个意象

领带围绕颈部并垂于身前，仿佛可见的绳索。这一隐喻邀请我们思考西方男性如何被职业角色所束缚，却不能把服饰简化为唯一的解释。领结没有长长下垂的部分，可以成为“部分自由”的形象：束缚的标志还在，延长的线条却消失了。

领带的历史起源尤其与克罗地亚军人的围巾有关[19]，这是事实问题；牵绳则是意义问题。证明领带不是作为牵绳发明的，并不能否定它的穿戴可能揭示人与职业功能之间的关系。领结同样可能受严格礼仪强制；部分自由的隐喻提出问题，并不裁定每个佩戴者的处境。

理解的目的是不是断定穿戴者受支配，而是问这件衣物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以及拒绝穿戴会发生什么。拒绝产生的职业、社会或婚姻后果，比服饰形状本身更能揭示约束。

指导性问题：符号不是权力的证据，却可能显示权力如何变得可见、可接受或可反对。

第六章——控制道路，留住劳动者

通行费、工人手册、国内通行证与特权保护。

梁、港口、山口城是察流政治的地方。通行可以助共同服，也可以成性征收。必追：控制通道？付款？收入？是否可以提出质疑或选择其他道路？

在 19 世纪的法国，工人手册（livret ouvrier）把身、就和流系起。制度更早便已出，1803 年成为强制要求，1890 年废除。法律史研究发现它同时是警察管理和职业从属的凭证[9]。废除它扩大了一些自由，却没有消除必须靠找工作维持生计的经济压力。

在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下，通行证法律尤其规定黑人能够在哪里居住和工作。1956年8月9日，大约两万名妇女在比勒陀利行示威，反些要求的大 [10]。生产性流动可以获准，而居住自由却被剥夺：人们可能作为劳动者受到欢迎，却作为居民遭到排斥。

限制也可能服务于强制流动

支配并不总要求把人固定在原地。它可以驱逐土地上的居民，把人转送到需要劳力的地点，迫使家庭搬迁，或者仅在生产需要的期间允许居住。禁锢与强制迁徙同属剥夺移动自主权的机制。不变量不是静止，而是失去选择权。

分合乎比例的安全性、削性限制。然而分析不能止于官方宣的理由，究能申和没有出路的群体如何亲身经历这些规则。

第七章——允许旅行，却不允许生活

定居的经济与行政边界。

在中东一些地区，受雇主担保制度（通常称为“卡法拉”）约束的移民劳动者面临尖锐矛盾。最初迁移也许出于自愿，希望改善生活，但更换雇主、保留居留资格或摆脱虐待关系的能力可能非常有限。国际劳工组织指出，这些限制增加剥削和强迫劳动的风险[11]。

中国大规模国内迁移也显示，一个人可以在城市工作，却不一定自动享有与本地登记居民相同的公共服务。户口制度改革正在逐步改变这种情况，但居住权利的不平等仍值得关注[12]。

这两个例子都说明，身体上的移动是不够的。关键在于能否在别处重建有尊严的生活：住房、医疗、教育、法律保障、社会关系，以及免于雇主或行政机关任意权力的能力。

只有抵达也是自由的，旅程才是真正自由的

流动权 → 取得资源 → 有尊严地生活。

只有抵达后可以生活，旅行才体现自由。

“任何地方”的含义

这不是说人人可以无视生态环境、接纳能力和其他人的权利而占据任意地点。它表达的是一个道德原则：尊严不应取决于出生群体、职业类别或分配到的地域。现行法律承认一国内的迁徙自由、离开任何国家和返回本国的权利，但并不保证在所有国家无条件定居的普遍权利[15]。这一法律界限使解放性的理想与对现行法律的不准确叙述得以区分。

第三部分——有尊严生活的条件

离开、留下、定居、质疑以及不被追踪

第八章——四种自由，一种尊严

衡量流动自由的真正标准是人的能力，而非旅行的距离。

可见的移动并不直接意味着自由：囚徒可能跨越整个大陆，而自由的人也可能选择终生不离开村庄。因此，本模型区分四种能力：离开、留下、定居，以及不受对行动路线的任意监视。

生产方式与权力轨迹 · 拒绝的自由

离开的自由保护人免于被拘留的权力；留下的自由保护人免于没收、驱逐与强制迁移；定居的自由保证旅行能够通向可维持的生活。不受普遍追踪的自由则保护人移动时不必不断向某种权力汇报。

构成自由流动的四种能力

离开 · 留下 · 定居 · 不被追踪

自由应当按实际能力衡量，而不是按走过多少公里衡量。

阿伯特·赫希曼区分了退出组织和对组织运行提出异议，即“退出”与“发声”[14]。这一分别有助于理解问题，却还需要扩展。如果所有其他可选关系都被同一个支配联盟控制，那么离开某段关系也不能保护个人。离开也不应成为对虐待的唯一答案：无法或者不愿离开的人必须拥有真正改变现状的能力。

有尊严地生活不只是生存

食物和住房不可或缺，却不足以涵盖尊严。尊严还意味着免于羞辱，能够学习、相爱、发言、集会、得到治疗接触化，~~与~~自身生活的事务《世界人权宣言》第 12、13、23 和 25 条保护其中若干方面，但尚不能完全保证本文设想的无阶级社会[15]。

体面生活既不是对“有功者”的奖赏，也不是强制遵守某种美德标准。它同样属于拒绝主导群体的价值、服饰或意见的人。

完整的问题

我能离开吗？我能留下吗？我能定居吗？我能不把自己的选择、身体和良知交给掌握生活条件的人，而仍然有尊严地生活吗？

第九章——不剥夺人的团结

强大的组织能否始终服务于创建它的人？

面对垄断，合作不可或缺。受支配者建立协会、工会、合作社及互助组织，发现共同生产和决策的能力。但是，组织本身也可能产生控制信息、预算和生活资料的领导者。

简单增加机构数量并不能消除风险：多个控制中心可以形成联盟，在成员之间分配特权，并剥夺其他人的行动手段。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关于多中心治理的研究表明，协调可以采取不同于中央垄断的形式，但前提是参与者真正能够进入机构并监督它们[16]。

不发生剥夺的团结要求超过名义民主。代表必须能够被撤换，账目可以审查，知识不能被封闭，异议必须允许，物质保障必须确保一个人不会因意见不同而失去生计。

同一种团结，两条可能的道路

团结与组织 → 成员自主／被领导者攫取。

拒绝的自由也保护集体

如果某机构以批评会削弱“共同事业”为由禁止成员批评，它便开始把团结转化为纪律。相反，保留有组织的分歧、申诉渠道和重建的可能性，可以防止负责人独占集体力量。

离开的自由不能意味着遗弃最脆弱的人。儿童、老年人、需要照护者和资源匮乏者应当享有不依赖某个特定保护人的保障。

第十章——自由成为基础设施

真正重要的是物质性入口和多条通路，而不仅是权利宣言。

一个社会可以宣称所有居民都自由，却任由某群体垄断电力、食品配送、住房或通信。这样的移动自由十分脆弱，因为只要切断一项关键服务，依赖关系就会恢复。

因此，基础设施不是政治上中立的物品，而是被物质化的社会关系。谁有权关闭？谁能够检查运行规则？谁可以维修、替换、互联或建设替代路径？由同一批负责人控制的服务网络表面上可能多元，实际却仍是垄断。

图论提供了有用的语言：一个人到某项资源之间存在多条相互独立的路径，可以防止单一通道被占据就切断所有供给。但如果全部技术通路归同一联盟所有，这种多样性仍然不足。真正的独立同时具有制度、物质、社会和拓扑的性质。

不被追踪的权利

数字化控制能够提供真实服务：故障警报、救援协调、出行安全和更好的配送。它也能够系统记录行动，并根据是否符合某种档案标准来决定谁能获得生活必需品。要求因此不是消灭一切信息，而是区分权力应当公开透明与个人生活应当受到保护。

无阶级社会可能需要审计公共决策，但这并不自动赋予其永久追踪每位居民的权利。在本模型中，技术与法律上的隐私保护是集体自主的组成部分。

第四部分——控制论的考验

生产的丰裕，还是生活的囚禁

第十一章——机器能够生产；谁能够生活？

强制劳动相对终结，并不意味着阶级自动消失。

工业自动化、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使人类可以用更少的直接必要劳动生产越来越多的商品和服务。不过，现在宣称所有非激情性的人类工作都将自动化仍为时过早。国际劳工组织在 2025 年估计，约四分之一的岗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影响；工作变形比岗位完全消失更有可能[17]。

因此，本文描绘的是一种长期轨迹假说：近乎全自动的生产可能释放人的时间，减轻为了生存而出卖劳动的必要性；但它也可能进一步集中日益复杂、昂贵且相互连接的生产资料。

控制论式丰裕的两种形式

自动化生产 → 受囚禁的丰裕：有条件的取得／自由的丰裕：得到保障的取得。

“受囚禁的丰裕”指产量很高，但获得产品必须服从财产权或控制机制。能够解放人的丰裕则要求取得必需品不依赖被强迫的就业或者管理者批准。除物质条件之外，还必须能够质疑决定基础设施运行的集体选择。

控制论式丰裕仍然受物质条件制约：机器需要能源、金属、网络和可持续生态系统。国际能源署在 2025 年的基准情景中预测，全球数据中心 2030 年耗电量约为 945 太瓦，超其 2024 年估计值的两倍[18]。这只是预测，并非不可改变的命运。

古老的逃离自由正在改变性质

在某些流动性群体中，离开滥权领袖可能足以摆脱其控制。但在支付、住房、出行和使用权都依托互联基础设施的世界，搬往另一处不再保证能够摆脱控制。人们必须有能力使用或建立不完全依赖于受质疑联盟的系统。因此，控制论生产方式的终极问题不只是自动化，而是生活于这种生产体系中的人的地位：他们是自主的受益者，还是被系统画像、分类、附加条件的组成元素？

第十二章——激情：最后的占有领域

物质生活优越的社会，也会从内部控制人吗？

当人们得到食物，支配并不会自动消失。它可以继续表现为左右选择、信息、声誉和结社可能性的权力。本文关于控制论生产方式的指导性假说是：它能够在继承的工业和官僚基础上，大规模利用激情、注意力、情感与人际关系。

不能把一切社会习得的偏好都称为虚假意识，也不能说算法能够完全读懂情感。技术系统首先抓取行为痕迹并作出近似估计。然而，这种估计已经足以分配奖励、激励和惩罚，或者建立等级排名。

领带作为牵绳、领结作为部分自由的意象，在这里得到新解释：支配可能不再需要可见的绳索。它能够通过访问通道、声誉系统和人人学会自行管理的依赖关系表现出来。旧式束缚变成使用条件；使用条件又以便利的面貌出现。

舒适的社会仍可能是支配性的社会

最难识别的陷阱是：社会提供舒适、娱乐、交通和价格可及的商品，却把决定生活总体条件的权力留给少数人。居民可以自由往来于不同地点，却无力质疑组织其生活的系统。

自主有一个不能化约为消费和安全的维度：作为社会生活的主体，而不是预测回路中的变量。这意味着异议权、合法的私人空间，以及不能完全转化为价值生产工具的人际关系。

第十三章——无阶级社会的条件

八项相互补充的保障，使首要的拒绝自由成为现实。

比较研究使我们提出一个非支配的制度结构。它不只依靠丰裕或流动，也不寄希望于某种保护公民免受一切其他权力侵害的至高权威。其目标是确保拒绝、有尊严的生活与合作的能力，不会被长期剥夺。

条件——理由——典型失效方式

取得必需品——不必通过服从购买尊严——生活必需品被垄断。

离开、留下、定居——保留多种安顿生活的方式——囚禁或驱逐。

真正多元的获得途径——避免被迫通过单一关口——联盟垄断所有道路。

监督授权——防止职能转化为特权——管理寡头。

可传承的知识——有能力质疑技术决策——专家种姓。

受保护的私人生活——在监视之外保有自主性——将人拆解为数据元素。

物质性的制衡权力——让反对成为现实——仅具形式的权利。

制度重建——改变不断再生产滥权的规则——新阶级永久化。

这八项要求并不是已得到历史证明的、数学上必要且充分的条件，而是一套规范性和比较性框架。具体实验会随资源、文化、规模和各共同体面临的风险而呈现不同形式。

一个危险贯穿始终：多个控制装置可以使负责人之间完全平等，却使其余人陷入绝对依赖。因此，机构之间的平等不等于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还必须考察处境最依赖的个人，以及他是否有可能摆脱专断。

首要原则

无阶级社会首先需要有效的拒绝自由：能够拒绝从属，而不失去在此地或别处有尊严生活的条件。

第十四章——在危机中检验模型

战争、灾难、迁移与紧急状态：保障可能失效的时刻。

自主性的制度结构在和平时似乎坚固，却可能在灾难面前瓦解。战争有时需要迅速集中指挥，传染病可能需要有限的限制，匮乏可能要求特殊的分配规则。这些约束本身不必然是阶级关系。但当它们的持续时间、选择性或不透明性把集体需要转化为特权或任意惩罚时，就会变得危险。

因此，管控必须合乎比例、理由公开、时间有限且可以质疑。还必须理解例外如何逐渐被管理者和承受者共同视为自然甚至不可或缺。尤其不能因为批评某项措施，就无限期剥夺某人的生存资源。组织生存不能成为吞没所有自由生活能力的工具。

四项真实性检验

歉收：紧急救济是在维护尊严，还是让少数负责人索取忠诚？战争：强制动员是否仍有边界和救济机制，还是产生永久特权？字系统故障：没有唯一身份标识，个人还能取得必需品吗？

这些例子无法解决所有集体行动难题，却提出一种方法：恰恰在组织想要暂停拒绝自由的时候，观察这种自由会变成什么样。

从经历危机的人出发理解危机

政府宣布“适用于所有人”的措施时，拥有资源的人有时可以等待、绕过困难或离开。朝不保夕的人没有同样的出路。理解危机必须从具体生活而非仅从一般规则出发。问题不只是证明某项限制确实存在，还要把握同一决定为什么对一些人保护，对另一些人却是剥夺。团结、不信任或者新的支配都可能在这种差距中产生。

总论——为什么生活的自由仍有待争取

狩猎采集社会帮助我们理解：相对平等能够存在于稀缺中；考古学显示长期定居不足以产生阶级；工人手册和通行证的历史说明，权力有时试图留住那些劳动被其占有的人。缠足、高跟鞋和服饰规范提醒我们，人在到达边检关卡以前，其身体与行动就可能受到符号和制度的安排。

只有在努力理解事实如何改变人与人的关系时，事实才显出深层意义。人类自由绝不能缩减为旅行能力。能够行走的身体仍可能受到义务驱使；自愿不移动的人则可能完全自由。关键标准在于每个人是否真正支配自己的能力、关系和生存条件。

如果自动化的丰裕减少物质生活对强迫劳动的依赖，将是一项伟大的成就。然而，如果共同基础设施成为筛选和授权的工具，它也可能支撑更完善的支配。关键既不是取消一切组织，也不是颂扬没有规则，而是建立不造成长期剥夺的组织。

结论——拒绝的自由

“我能在任何地方有尊严地生活吗？”首先意味着：“我能拒绝别人试图强加给我的东西，自由离开或者留下，同时不失去尊严和生活手段吗？”

无阶级社会的特点，不是所有差异消失，而是知识、职能、财富、地域和处境的差异不能变成持久支配他人的权利。确定规则存在是必要的；理解为何一些人把它视为保护，而另一些人把它视为囚禁，才能照亮它可能再生产的社会关系。丰裕与迁徙问题由此相会：有尊严地生活，而生活的道路不属于任何主人。

附录——知识的两项要求

分析工具及其面对人的经历时的界限

A. 拒的自由四不量

四个不变量描述阶级关系：控制（C）、占有（A）、依赖（D）和再生产（R）。有效的拒绝自由是非支配的首要判准，而不是第五个描述性不变量。它要求人能够拒绝强加的占有，不失去尊严和生活手段。正当的共同规则依然可能存在。

B. 自由流动

我分、留下、定居和不受任意地移。初步的定性形式化以（P、R、I、N）表示这四种能力。一合指——例如四准化分量中的最小——是探索性的提，无法量故土的热爱的完整、完整的尊严或接纳条件的约束。

C. 联盟问题

如果多个机构联合垄断，增加机构数量仍然不够。自由要求相互独立的入口以及创建新组织的能力，使反对者不会失去生存资源与基本权利。

D. 确立、解释、理解与提出

确立描述可靠的痕迹；解释寻找因果机制；理解探究人际关系的亲身意义；提出指向可能的理想。它们彼此滋养，却不可互相化约。历史起源的证据不能穷尽象征性解读；象征性直觉绝不能免除事实核验。

地位——内容

有文献依据的观察——不同等级程度的狩猎采集社会、恰塔霍裕克、缠足、工人手册、通行证法、卡法拉、户口制度以及人工智能带来的变迁。

提出的解释——从控制资源走向控制人；实际退出的能力；联盟对集体力量的攫取。

意义的理解——领带的“牵绳”和领结的“部分自由”审视移动、接受与拒绝，却不预设发明者的意图。

规范性视野——在正当共同规则下，无须阶级屈从或剥夺，也能够 anywhere 有尊严地生活。

E. 局限性

法律档案记录规定与惩罚，却未必总能说明实际执行。考古遗存显示住房和物质分配，很少揭示主观的离开自由。民族志观察依赖具体情境，不能把被研究的群体变成永恒不变的象征。技术演化同样不确定：既不能断言完全自动化已实现，也不能把阶级消失当成既成事实。

注释性参考文献

用于深化理解的历史资料、争论及文本

人类学、史前史与阶级形成

- [1] Marshall Sahlins (1972), *Stone Age Economics*. 狩猎采集者相对丰裕假说的奠基性著作。
 - [2] James Woodburn (1982), “Egalitarian Societies,” *Man* 17(3), 431–451. 平等社会、即时回报体系与相对自由。
 - [3] Christopher Boehm (1993), “Egalitarian Behavior and Reverse Dominance Hierarchy,” *Current Anthropology* 34(3), 227–254. 对统治企图的主观限制。
 - [4] K. C. Twiss 等 (2024), “But some were more equal than others,” *PLOS ONE* 19(9). 新石器时代恰塔霍裕克的不平等研究。
 - [5] “Ecological variation and institutionalized inequality in hunter-gatherer societies” (2021). 北美太平洋沿岸 89 个社会的比较。
 - [13] James C. Scott (2017), *Against the Grain*. 早期国家、征收、劳动与逃离的可能；有关论点仍有争论。
- 身体、服饰与强制移动
- [6] Laurel Bossen 与 Hill Gates (2017), *Bound Feet, Young Hands*. 缠足与中国农村女孩的经济作用。
 - [7] McClung Museum, “Bound to Be Beautiful: Foot Binding in Ancient China.” 历史展览与介绍。
 - [8] Elizabeth Semmelhack (2008), *Heights of Fashion*. 高跟鞋历史及其性别意义的变化。
 - [9] Larousse, “Livret ouvrier,” *Dictionnaire de l'histoire de France*. 法国工人管控的历史与年表。
 - [10] South African History Online, “The 1956 Women's March in Pretoria.” 种族隔离下的行动控制和女性反抗。
 - [11] 国际劳工组织 (2023), “Sponsorship reform and internal labour market mobility.” 雇主担保依赖及剥削风险。
 - [12] 世界银行 (2024), *China Economic Update*, 12 月。户籍、迁移与公共服务。
 - [19] 克罗地亚外交部 (2022), “The Cravat Story.” 领带的克罗地亚军用围巾起源，与牵绳隐喻有别。
- 自主、制度、权利与控制论
- [14] Albert O. Hirschman (1970), *Exit, Voice, and Loyalty*. 退出、抗议及组织归属。
 - [15] 联合国 (1948), 《世界人权宣言》，第 12、13、23、25 条：隐私、迁徙、工作和生活水平。
 - [16] Elinor Ostrom (2009), “Beyond Markets and States,” 诺贝尔讲演。多中心治理与共有资源的制度安排。
 - [17] 国际劳工组织 (2025), *Generative AI and Jobs: A Refined Global Index*. 工作受人工智能影响的程度及可能转型。

[18] 国际能源署 (2025), Energy and AI. 数据中心电力需求与情景分析。

参考文献于 2026 年 10 月 13 日查阅。编号文献记录事实和争论，不能取代对人际关系的理解；网站访问条件可能发生变化。

修订版：已确立的事实服务于对人际关系的理解，同时区分有文献支持的历史、象征性解释及规范性的理想。